

詞曰

终日忧愁何益不消短叹长吁草食
 对月诵新诗即展胸中志气话说我
 风调雨顺万民乐业传至康熙圣主四十八年
 匪徒甚多理应清净地面圣上览本并未降旨
 领张成预备便服更换传御马圈备一字墨驃
 能行千里周身黑色并无杂毛其性最灵能知人
 将驴也圣上骑驴接轡在手打驴出东安门
 纔此等时候接驾遥见圣上穿便衣骑驴前来肃王
 我前将驴也圣上骑驴接轡在手打驴出东安门
 街忽听纷纷传言兴顺铺店亮灯一圣上不知竟
 朕不免前去一看跟随众人一直往南见大街南头
 甚多也有书写陶朱事业及本固枝荣等字下款俱
 壁粮店门口手拿鞭子分开

永庆升平

余是德雅趣不求名登履
 由是德雅趣不求名登履
 有署步军统领布衣言前三门外土教
 正在三桥接驾
 此驴乃
 允百万所进每日
 王坤毓
 酒题高歌
 金基真乃是

姜振名 郭广瑞 著 树惠 洁人

伦
洋
书
坊

永庆

升平前传

姜振名 郭广瑞 著
树惠 洁人 点校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永庆升平前传/姜振名,郭广瑞著.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5.5

ISBN 7-5302-0366-5

I. 永... II. ①姜...②郭...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清代②长篇小说-中国-清代
IV. I24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3282 号

永庆升平前传

YONG QING SHENG PING QIAN ZHUAN

姜振名 郭广瑞 著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011

网 址 : [www . bph . com . cn](http://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天利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正文用纸: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

787×1092 18开本 13.75印张 431千字

2004年1月第2版 2004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 000

ISBN 7-5302-0366-5/I·392

定价:8.00元

序 言

武侠小说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源远流长，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早在先秦时期，随着奴隶制度的解体和封建城市经济的发展，社会上出现了一个特殊的士人阶层，他们依靠自己的技艺——或文韬武略，或弹琴吹箫——在社会上谋生。特别是当时诸侯纷争，各路诸侯招揽门客，盛行养士之风，更促进了士阶层的发展。在士阶层中，以儒、侠两家最有号召力，韩非在《五蠹》篇中，就把二者并列，称“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留下了有关“侠”一词的最早记载。

儒生以思想左右人们，侠客以武勇抱打不平。后者在专制社会，无疑对普通人，特别是下层劳动人民，最有吸引力。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使芸芸众生有了理想、期待和盼望，有了当苦难和不平压过来时活下去的勇气和信心。正因如此，伴随着侠客的产生和其作为一个阶层的发展，就有了记载侠客的文字。在先秦史籍中，像《左传》、《战国策》中都有关于侠士行侠仗义的记载，它们为武侠文学提供了生活原型，堪称武侠小说的滥觞。西汉，司马迁有感于身世的不幸，文人的无能，以切肤之痛，用血泪之笔，为游侠、刺客立传，歌颂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从而为武侠文学确立了“义”的基调。无义不能配称侠，无侠不足扬义，这是中国武侠小说自始至终一直贯穿的主导思想。东汉末年产生了被称为“古今小说杂传之祖”的《燕丹子》，赞扬荆轲言必信、行必果，不惜性命，刺杀秦王嬴政的事迹，具有浓厚的文学色彩。

唐人始有意为小说，武侠小说也在唐代成熟，在唐传奇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像《虬髯客传》、《聂隐娘》、《红线》、《无双传》等等，都是唐传奇中的上乘之作。它们所塑造的剑侠形象，不但反映了唐代社会动荡不安的侧面，而且为后世留下了武侠小说的光辉范本和丰富资料，提供了可资鉴借的艺术描写手段，影响所及，直至目前。

武侠小说自从唐代正式登上文学殿堂以后，就以独特的文化蕴味和审美情趣争得自己在文学百花园中独树一帜的地位。宋之话本、明清之章回小说，都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武侠小说，像在小说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水浒传》，就是最优秀的武侠小说——当然它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一般武侠小说本身的涵义。

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小说作为文学革命的先声，其发展远远超出了其他文学样式，其中武侠小说尤以为甚，形成了所谓的狂潮期，甚至出现了畸形发展，引起批评家的不满。然而，其中虽有相当一部分作品由于作家的游戏笔墨和商人重利而缺少艺术性，但仍有许多作家像向恺然、王度庐、朱贞木、李寿民、宫白羽、郑证因等创作出许多优秀的作品，造就了旧派武侠小说相当灿烂的局面。

50年代，香港、台湾武侠小说再度繁荣，一时名家辈出，特别是产生了梁羽生、金庸、古龙三位巨星。他们继承传统文学中的精华，又吸收引进西方文学的创作技巧，以创作武侠小说为事业，以提高武侠小说品位为目的。他们经过不懈的努力，把武侠小说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连以前有偏见和鄙视它的人都不得不正视这样的现实：武侠文学再也不是登不上大雅之堂的道听途说、曝日闲谈，优秀的武侠作品同样可以跻身于文学名著之列。文学创作的成就不受题材的限制，只要运用典型化的语言，反映了社会历史现实，刻画出鲜明的人物形象，显示出作者对人生、社会、自然的深刻思索，表现出独特的艺术风格，都会在文学之林高高耸立，卓尔不群。

80年代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港台新派武侠小说涌入大陆，使沉寂了40年的大陆武

侠文学创作重新起步，新人新作不断涌现，而且出现一大批高质量的研究著作。这对总结武侠小说创作的艺术规律，指导阅读和创作，无疑都有重要的意义。相信不久的将来，定会有优秀的武侠作品出现。

武侠小说是一种大众文化，好的作品必须雅俗共赏，失去了通俗性和广大的读者队伍，武侠小说就丧失了生命力，必然会走向死胡同。但通俗绝不是媚俗，大众文化也不是低等文化，优秀的武侠小说是大俗大雅同熔一炉。其作者应是厚积而后薄发。只有如此，才能受到不同文化层次的各色人等的喜爱。真正做到这一点，可以说很难，非大手笔不能。正因为武侠小说要通俗，要面对大众，所以还有一个如何提高读者的艺术欣赏水平问题。求其上者得乎其中，如何将上上之作推荐给读者，不但是小说家的任务，更是出版家和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台湾研究界出版界曾遴选旧派武侠小说几十种，出版《近代武侠小说名著大系》，为读者提供经典名著，被誉为书界盛事。现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独具慧眼，在读者开始面对武侠小说思索和求精求细的时候，以大勇气大魄力推出本系列，无疑为研究界和读书界做了件大好事，可谓功高武林，德被读者，值得大书特书。

这一批所选的《儿女英雄传》、《七侠五义》、《七剑十三侠》等七种，选目精良，代表了清代及民国时期武侠小说的最高成就，配上精确的校点和典雅的装帧，无愧于“经典”二字。

该书系即将付梓，责任编辑诸公命余作序，辞不获免，只好应命。是为序。

刘国辉

目 录

第 一 回	康熙爷览奏私行 胡忠孝异乡受困	(1)
第 二 回	病二郎镖店遇友 王河龙救驾拿贼	(4)
第 三 回	马成龙穷困投母舅 柳金铎大义赠多金	(6)
第 四 回	山东马大闹苏州街 活阎罗气走马家寨	(9)
第 五 回	郭广瑞店内施仁 马成龙途中受困	(11)
第 六 回	行恶自遭恶报 欺人反被人欺	(13)
第 七 回	五英雄救驾兴顺店 四霸天大闹广庆园	(17)
第 八 回	马梦太帮助义弟 顾焕章气走天涯	(20)
第 九 回	义士订盟分南北 英雄访友走西东	(23)
第 十 回	顾焕章广庆园见驾 马成龙提督衙封官	(25)
第十一回	定兴县独角龙行刺 魏家楼山东马拿贼	(28)
第十二回	伊钦差私访独角龙 王玄真路遇山东马	(30)
第十三回	桃柳营钦差初逢险 乘义渡二次又逢凶	(33)
第十四回	顾焕章水内拒强贼 伊钦差途中遇旧婢	(36)
第十五回	姚直正泄机小耗神 马成龙路遇真报应	(38)
第十六回	金文学情急叫苍天 山东马慷慨施大义	(40)
第十七回	真报应戏耍山东马 赛报应暗偷老英雄	(42)

- 第十八回 李家寨贼人拷成龙
滑县令缉捕二雹头 (44)
- 第十九回 卢文龙夜入金家店
金眼雕捉拿李虎臣 (47)
- 第二十回 伊钦差攻打剪子峪
马成龙独战小耗神 (49)
- 第二十一回 山东马空手夺叉
伊钦差山口受困 (51)
- 第二十二回 马梦太误走连三庄
胡忠孝大战剪子峪 (53)
- 第二十三回 小耗神被捉东山口
赛报应引见畅春园 (55)
- 第二十四回 顾焕章升任真定府
王有义杀贼密树林 (58)
- 第二十五回 红胡子戏耍顾焕章
神力王调兵剿邪教 (60)
- 第二十六回 马杰泄机天地会
焕章私访芦沟桥 (62)
- 第二十七回 叛国贼奉旨交部讯
白将军兵定孽龙沟 (64)
- 第二十八回 侯起龙连败七将
山东马醉破飞刀 (66)
- 第二十九回 张广泰醉入勾栏院
韩红玉俊目识英雄 (68)
- 第三十回 狠心贼绝断手足情
贤良妇放走张广泰 (70)
- 第三十一回 张广泰天津受困
回教正河边救人 (73)
- 第三十二回 哈大人升任上海道
张广泰杀贼沧州城 (75)
- 第三十三回 小豪杰卖身葬母
大英雄访弟卖刀 (77)
- 第三十四回 粉哪吒俊目识侠义
笑无常故意戏英雄 (79)
- 第三十五回 故托病诱奸张广泰
感深恩杀死淫春姨 (81)
- 第三十六回 张广泰误入太保庄
侯起龙雄聚画石岭 (83)
- 第三十七回 画石岭白将军鏖兵
畅春园张广泰验记 (85)
- 第三十八回 张广泰奉旨归家祭祖
胡忠孝离任送妹联姻 (87)
- 第三十九回 花烛夜失去黄马褂
庆团圆大上白犬坟 (89)

第 四 十 回	小姜玉怒打墨龙 白氏女寻夫遇害	(91)
第四十一回	于家围四庄主见色起意 河西务大英雄入都逢凶	(93)
第四十二回	张广泰奉旨交部问 顾焕章私访于家围	(95)
第四十三回	假道士巧得真消息 真邪教误信假神仙	(97)
第四十四回	顾焕章假充神仙 神力王调兵剿贼	(99)
第四十五回	张副将升任苏州协 顾焕章奉旨查黄河	(101)
第四十六回	钦差愿舍命尽忠 龙王梦指拿六寇	(103)
第四十七回	马成龙定计拿巡抚 王千层赴宴入牢笼	(105)
第四十八回	三杰暗访百花山 英雄被害隐仙观	(108)
第四十九回	赛纯阳甜言哄英雄 双刀将奋力杀贼人	(110)
第 五 十 回	四杰入山擒邪教 一贼夜刺伊钦差	(112)
第五十一回	伊大人奉旨入都面圣 倭侯爷请假回籍探亲	(114)
第五十二回	圣主封功赐宝刀 二马访友逛苏州	(116)
第五十三回	虬首龙大闹邢台县 猛英雄宝刀吓群贼	(119)
第五十四回	佟起亮误遇山东马 祁文龙大闹高家洼	(121)
第五十五回	众贼人行凶抢玉姐 二豪杰夜探祁家庄	(124)
第五十六回	邢台县英雄自投首 蕙芳楼侠客戏成龙	(126)
第五十七回	二英雄江苏访故友 倭侯爷修府会亲朋	(128)
第五十八回	张忠虎丘山战众贼 姜玉福建馆斗群寇	(131)
第五十九回	张广泰单人斗群贼 顾焕章三杰诛盗寇	(134)
第 六 十 回	山东马夜入福建馆 活阎罗巧遇旧冤家	(136)
第六十一回	巡抚怒斩张广泰 会匪闻惊反苏州	(139)

第六十二回	马成龙苏州挂帅 倭侯爷北京请兵	(141)
第六十三回	安天寿进兵苏州城 马成龙大战泥金岗	(144)
第六十四回	安会总兵退白龙滩 张协镇出探清风堡	(146)
第六十五回	张广泰店中遇仇人 赛展雄山寨救豪杰	(149)
第六十六回	韩寨主闻信访胞妹 萧可龙会兵抢苏州	(151)
第六十七回	众英雄大战萧可龙 王天宠金鏢定苏州	(154)
第六十八回	张广泰酣战急先锋 萧可龙出遇王天宠	(157)
第六十九回	杨永泰让位聚泉山 李天保结义王天宠	(159)
第七十回	王义士单人退敌兵 安天寿偷营泥金岗	(162)
第七十一回	马成龙炮打安天寿 张广泰水淹火龙街	(165)
第七十二回	二龙哨探西海岸 王爷兵伐湘江口	(167)
第七十三回	山东马独龙口养病 赛铁盖藤萝营投军	(170)
第七十四回	猛高杰一枪定西海 许都闾乡勇退贼兵	(173)
第七十五回	神力王襄阳城鏖兵 众英雄八卦幡损命	(176)
第七十六回	神力王怒斩山东马 双侠客智进襄阳城	(178)
第七十七回	假吴恩哄信王天宠 真宝刀仍归马成龙	(181)
第七十八回	巴永太大战神力王 马成龙一刀削三首	(183)
第七十九回	李庆龙智斩龙飞扬 山东马宝刀对宝剑	(186)
第八十回	赛诸葛退兵峨嵋山 神力王安营凤翅岭	(189)
第八十一回	倭侯爷三探峨嵋山 马成龙火烧八卦阵	(192)
第八十二回	王天宠误走三岔山 杨永泰泄机八卦教	(195)
第八十三回	马成龙奉调汝宁府 老侠客泄机平安庄	(197)

第八十四回	假改扮访寻鬼脸太岁 定奇谋捉拿花面魔王·····	(200)
第八十五回	平安庄老豪杰拿贼 半截村小英雄遇侠·····	(203)
第八十六回	猛玉斗多言惹是非 巴德哩闻信访消息·····	(205)
第八十七回	巴侍卫链子定亲 小太岁戏言耍笑·····	(208)
第八十八回	马成龙攻打汝宁府 巴德哩气走大清营·····	(211)
第八十九回	马成龙见景生巧计 巴德哩误走麻家庄·····	(213)
第九十回	献白牌计取汝宁府 为贪功途遇镇八方·····	(216)
第九十一回	病二郎遭擒被获 小陈平夜刺成龙·····	(218)
第九十二回	双雄独霸乐平山 吴恩智收赛存孝·····	(221)
第九十三回	二英雄受计抗天兵 屯土山力擒李参将·····	(223)
第九十四回	英雄智激马梦太 豪杰巧遇张玉峰·····	(226)
第九十五回	玉峰误言惊飞贼 方昆授业喜神童·····	(228)
第九十六回	施英勇制伏南霸天 唬贼人巧遇欧阳善·····	(231)
第九十七回	铁胆书生独胜侯化和 追风仙猿戏耍张玉峰·····	(233)

第一回 康熙爷览奏私行 胡忠孝异乡受困

词曰：

终日忧愁何益，不消短叹长吁。簞食瓢饮乐三余，方是寒儒雅趣。不求名登雁塔，惟愿沽酒题诗。高歌对月诵新诗，即展胸中志气。

话说我朝大清定鼎，由吴三桂请清兵入关以来，顺治佛爷登基，真乃是风调雨顺，万民乐业。传至康熙圣主四十八年，这一日早朝，有署步军统领伊哩布奏言：“前三门外土教匪徒甚多，理应清净地面。”圣上览本并未降旨，传达摩肃王，午正在三桥接驾。

散朝用膳后，传四执库首领张成预备便服更换；传御马圈备一字墨骧驼骨兽，在东华门外等候。此驴乃山西亢百万所进，每日能行千里，周身黑色，并无杂毛，其性最灵，能知人意。圣上穿便衣来至东华门外，御马圈首领王坤慌忙将驴拉过，圣上骑驴，接鞭在手，打驴出东安门，顺皇城根一直往南，至正阳门外。见桥头上有大鞍车紫缰，此车乃系达摩肃王乘坐，带领随事从人，俱穿官衣在此等候接驾。遥见圣上穿便衣骑驴前来，肃王爷将要更衣接驾，直见圣驾骑驴进西河沿往西去了，王爷随后追赶。

再言圣上在驴上，心中暗想，说：“我前次私访，获五虎庄的恶霸。今日览奏，不知前三门外土教匪徒在于何处？”正思想间，已至顺治门大街。忽听纷纷传言：“兴顺镖店亮镖！”圣上不知亮镖是何缘故，心中暗想：“必是人吃的胖，要亮亮膘头儿，朕不免前去一看。”随跟众人一直往南，见大街南头路东人烟稠密，举目一看，有一高大席棚，悬挂花红甚多。也有书写“陶朱事业”及“本固枝荣”等字，下款俱是士、农、工、商有名之人。大门上有泥金匾一块，双插金花，上写：“兴顺镖店”四字，乃系名人之笔。圣上看罢下驴，将驴拴在隔壁粮店门口，手拿鞭子，分开众人，往内便走。

进了大门，坐在大板凳上观看。只见以东为上，上房五间，前出廊后出厦，满窗户玻璃，照耀眼目。南边雪白的院墙，当中有绿屏门四扇，上写“斋庄中正”。南边还有院落，北房五间，直通北后院。门里的影壁尚未修齐。有一个秃瓦匠，身穿白棉绸裤褂，漂白袜子，青缎子实纳帮皂鞋，年有四十来岁，细眉圆眼，手拿瓦刀在那里抹灰。又有小工一个，身躯胖大，穿的是茧绸裤褂，山东皂鞋；身高八尺，面如紫玉，扫帚眉，大环眼，平脑瓜顶儿；手拿九斤十二两大瓦刀，在那里煮灰；裤腰带上头，带着荸荠扁的唾壶一个。又见天棚底下摆着刀枪架子两个，两边有十八般兵器，件件皆精。北房前有八仙桌儿三张，上铺猩猩红毡，摆定元宝无数。

圣上看毕，并不知里面是何等买卖，只听南院内划拳行令之声，十分热闹。从东上房走出一人，年约二十有余，身穿白鸡皮绉小褂，青洋绉中衣，紫花布袜子，青缎子双脸鞋，腰系青洋绉褙包，上绣团鹤斗蜜蜂儿；黄尖尖的头发，小紧辮；甜浆粥的脸蛋，垂糖麻花的鼻子；两道杨眉，一双马眼，配着两个糖耳朵；手拿小藤子鞭，横眉立目来至圣上面前，说：

“老头儿走开吧，别在这坐着！”圣上抬头一看，这小子就打了一个冷战，倒抽一口凉气。见圣上身穿宁绸古铜色齐袖大衫，篆底官靴，长眉阔目，准头丰满，一部银髯，天武神威，气相不俗，必非平等之人。看罢，忙带笑开言：“我当是谁，原来是老爷子。我叫小秦椒胡老大，你不知道我吧？里边坐着。”圣上并不答言。

那小子转身方才要走，忽听外面有人说：“老爷行好，有剩饭无有？赏给我兄妹两个一碗半碗。”圣上回头一看，见来了一男一女，那男子约有二十有余，面带病形。女子低头不语，五官倒也端正，钗荆裙布，窄小弓鞋，虽无倾国倾城之貌，亦有羞花避月之容。圣上看罢，心中暗想：“各省大吏，年年进奏五谷丰收。我辇毂之下，谁知也有乞讨之人！看这二人之貌，并非久作乞丐，其中必有缘故。朕出来可惜未带银两，若带银两，必定问明，周济周济他二人。”正想之间，见看门的小秦椒胡大，手举一藤鞭，照那乞丐劈头就打。那人还手，一拳将小秦椒打倒在地。小秦椒一阵贱笑说：“你还会把势吗？你念一个喜歌儿，我给你一百钱。”那人说：“我不会念喜歌，休得胡说！”这小子往那人身背后一瞧，见一女子十分美貌，怎见得？有赞为证：

发似青丝面芙蓉，鼻如悬胆耳似弓。樱桃小嘴含碎玉，天庭饱满地阁丰。淡淡春山含秀气，玲玲秋水透聪明。身穿布衣多齐正，裙下金莲一拧拧。衫袖半吞描花腕，十指尖尖如春葱。捧心西子真堪似，水笔丹青画不成。

说：“朋友，瞧你这样不像要饭的，你姓什么？哪里人？告诉我，我周济周济你。”那人长叹一声说：“老爷若问，听我慢慢说来。我乃河南卫辉府新乡县连三庄人氏，姓胡，名忠孝，自幼习武。父原任开州守备，已故。母亲教养兄妹二人。妹名赛花，针线女工，一概俱佳，又兼武艺精通。我有一姑父，在京作守备，在京营菜市口汛，历任有年。有个表弟郝玉春，十七岁中的武举人，有意将妹子赛花给他为妻，一同入京，前来投亲。”

“兄妹坐了二套车一辆，随带行装衣包等物，辞别老母，兄妹起程，在路饥餐渴饮，路上无话。那天进彰仪门，日色已落，暂且入店歇息，意欲明天再去寻见姑父、姑母。至路南广成店下车，入上房。店中小伙计慌忙打净面水、泡茶、擦桌子、摆小菜碟。问：‘吃什么饭食？’忠孝说：‘叫车夫将衣包搬进来。’小二说：‘赶车的已赶车走了。我问他，他说你坐的是代脚车，此时早走远了。’忠孝一听此言，甚为惊异说：‘贼子，坑了我了！’

“这一个车夫原是他朋友荐的，名叫王顺，在他家已然二年有余，诸事诚实，原籍三河县人。今日住店，他见忠孝兄妹二人入店，他想到：‘他车上行李足值五六百银，这两个骡子也值三百余两。莫若我将他拐了一走，可以发财回家。’随手执鞭子，将稍子一领，出广成店，往正东去了。忠孝听店小二一说，慌忙出店观看，四顾并无车辆，无奈转回上房，闷闷不乐。姑娘说：‘哥哥不必发愁，明天到姑父那里禀官再拿他，大概也不晚。忠孝点头，要菜吃饭；吃饭已毕，撤去残桌，安歇睡觉。’

“一夜无词。次日天明，净面吃茶，用罢早饭，自己出店，叫赛花在店中等候，直奔菜市口汛守备衙门来了。见一当兵头目，素日认识忠孝是郝老爷的内侄。说：‘少爷，你好！从哪里来？’忠孝说：‘自家中来。王头儿你好！’那人说：‘郝老爷随新放查办外洋钦差朱大人，上东洋去了。’忠孝一听，说：‘家眷曾在这里？’那人说：‘他一同出京。’忠孝长叹一声，无奈回归店内，心中烦闷，叫小二备酒遣闷。正是：

恨路难行钱作马，愁城易破酒为兵。

“遂与赛花说明姑父出差外洋之事，兄妹叹息，无计可施。忠孝酒醉，蒙头便睡。醒来觉四肢发软，头痛眼黑，口干舌燥，不能起床。连急带气，被困异乡，有心要走，病又不能

起床。幸亏妹妹头上有簪环、首饰，拿去典当，但典当已空。一月有余，病体虽好，衣履早为罄尽。店内有不叫住之意，手无分文，无奈买瓦罐，兄妹意欲讨饭归家。来至菜市口，见街东人烟稠密，上挂花红，知是铺户开张，意欲上前讨饭，正遇小秦椒胡大相问，遂说明来历。”

圣上在旁听的明明白白。只见小秦椒说：“当家子，你等着，我见见我们东家，周济周济你回家。”说罢，走进东上房去了。片刻由屋内出来，站在台阶上，招手叫忠孝说：“你这里来，见见我家少东家，要行个礼儿，必周济你回家。”

忠孝随同他进东上房北里间屋内。屋中陈设甚多，墙上挂着线枪五条，路东八仙桌一张，是花梨的。南边椅子上坐一少年人，约有二十上下，面黄，身穿蓝绸裤褂，漂白袜子，缎镶缎双脸鞋，散着裤脚，手内托着银水烟袋一支。忠孝慌忙躬身施礼，说：“大爷，你好！”他把脸一扬，嘴一歪，说：“不必行礼，你是哪里的人？”忠孝说：“河南卫辉府人氏。”说：“你回家可用多少银子？”忠孝说：“多少不拘。”少掌柜的说：“我给你五十两银子，行不行？”忠孝一听，心中暗想说：“还是北京城天子脚下大邦之地，真有这样仗义疏财之人！”赶紧道谢，见此人由那边箱子拿元宝一个，说：“给你吧。”忠孝接银在手，说：“大爷，我兄妹如回家之后，多则一年，少则半载，必要前来登门叩谢！不知大爷贵姓？”小秦椒说：“我们大爷姓佟，别号人称佟百万。”说：“你去吧。”忠孝转身往外就走。只听得里面说：“胡大，你望他说明白了，也不用立个字儿，就把人留下么？”小秦椒说：“我去向他说明。”出来至外间屋，说：“你别走。”叫忠孝至南里间屋内坐下，说：“我们大爷为什么给你银子？”忠孝说：“周济我。”胡大说：“呸！别不要脸，你听我告诉你：我们大爷见你妹妹长得好看，给你这五十两银子，将你妹妹留下，作我大爷的侍妾。”忠孝一闻此言，正是：

怒从心上起，气向胆边生。

将元宝向胡大扔去，站起身往外就走。只听北屋里说：“别放他走！叫打手拿家伙，抢他这个女子！”只见小秦椒站在台阶之上，说：“我们大爷周济了你，你还敢偷东西！”一声喊嚷，南院出来二十多名打手，俱是紫花布的裤褂，青缎子抓地虎的靴子，俱是二十多岁。手拿打棍，将胡忠孝围在院中要打。

圣上在那里心中说道：“看此人不像做贼的模样，其中必有缘故。”正说之间，听得门外喊嚷说：“别打，我来也！”只见蹿进一人。圣上睁眼看，见此人年有二十上下，身高七尺，细腰窄背；身穿蓝春绸长衫一件，足登三镶抓地虎靴子一双；面皮微黄，细眉大眼，精神百倍；手架平果青一个，来至众打手面前，说：“不准打！打外乡人，为什么？”忠孝言道说：“我在此讨饭，他要买我妹妹，我不愿依从他，他叫打手要打我。”然后又把投亲之事，说了一遍。此人大喊一声，说：“你们这些个东西胆大，愣敢抢人！来！来！”拉住忠孝就要走，自道名姓。

此人住家在安定门里国子监，姓马，双名梦太，自幼家中学练艺业。达摩肃王府中比过武，摔过大忙牛，踢过二忙牛，前门外头打过四霸天，后来在地坛跟老山海学过艺，练过弹腿、地趟拳、十八滚、十八翻、横推八匹马、倒拽九牛回、油锤贯顶、两太阳砸砖，有恨地无环之力。今天给义弟铁头孙兆英庆贺广庆茶园新张之喜，邀请四方九城人物字号，在广庆茶园等候四霸天打架。今天是来至菜市口找朋友，偶遇此事，走进镖店，自道名姓。

康熙爷在那里听得明白，心中说道：“朕今日出宫，未带保驾之人，要带保驾之人，将一干贼人俱皆拿获。”口中说道：“胡忠孝、马梦太，你等自管打，打死俱有朕当与你等作主！”梦太带忠孝分开众人，方才要走，只听东上房少东人说：“小秦椒胡大，连这个拉马的一齐打！”外面打手一声喊嚷，手使棍棒，将二人围住。小秦椒带人来抢姑娘赛花。

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病二郎镖店遇友 王河龙救驾拿贼

词曰：

游手好闲有损，专心务本无亏。赌博场中抖雄威，金宝银钱俱费。多少英雄落魄，也教富贵成灰。劝君及早把头回，免受饥寒之累。

话说小秦椒来至姑娘面前，笑嘻嘻的，他欺侮姑娘是个女子，过去伸手就拉，打算带到上房见少东家，前去献功。谁知道姑娘全身武艺，正见群贼围住哥哥，有心过去帮着动手，自己又是个女子。正在进退两难之际，只见小秦椒来至面前，姑娘蛾眉直立，杏眼圆睁，举手一掌，正打在贼人脸上，遂夺贼人兵刃，过去帮助他哥哥动手。忠孝说：“赛花留神！”圣上在那里听见，知道此女名叫胡赛花，站在板凳上，面向正东，观看贼人动手。只听到上房屋内少东人说：“请教师爷，带一百名打手，关上店门，给我打！”早有人往北院中去了。不大的时刻，有二位英雄，带打手一百名，俱是短衣裳，小打扮，手使杀威棒，从北院中出来。望天棚底下观看，瞧见天棚架上插着平果青鸟儿，有一少年帮着忠孝兄妹动手。二教师口中说道：“忠孝大哥，为何来至此处，落得这般光景？贤妹亦在此处，不知所因何故？说明来历，弟等替你作主！”忠孝抬头一看，正是：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

说话的这位教师，身高八尺，面黄肌瘦，微带病形，手拿三尖两刃刀，身穿蓝绸裤褂，薄底兜根窄腰快靴。

此人姓李，名庆龙，别号人称病二郎。后跟一人，身高七尺，白面模儿，手持双铜，此人姓薛，名叫应龙，别号人称小丙灵。俱是卫辉府连三庄的人，一个住李家堡，一个住薛家庄，与忠孝自幼同师学艺，总角相交，一处长大成人，结义兄弟。忠孝居长，庆龙次之，应龙行三，情投意合。正是：

异姓有情非异姓，同胞无义枉同胞。

这二人因在家中赌钱，被人用假宝暗算，现钱输净，欠下账目。有心要还，家中财帛俱有老人家作主，不由二人经管。二人难见债主，遂带盘费来至北京，住西河沿天成店。盘费用尽，当卖已空，在店中发愁。小二见二人素日相待甚好，今见二人为难，说：“你们二位不是会把势吗？何不上天桥前去卖艺？”二人遂带自己单刀、花枪出店，顺大街到珠市口南边空宽之所，开了一块场子，当中一站，走了一趟弹腿，耍了一趟单刀，然后自己将拳脚拉开，真是好：拳似流星眼似电，腰似蛇行腿似钻。怎见得？有赞为证：

太祖神拳丢四平，协身绕步逞英雄。迎门使上刀入鞘，倒退一步不留情。上使高蹄马，下使底似乎。低水势，扫地龙，十二连拳往上攻。拳打南山斑斓虎，脚踢北海混江龙。

练罢拳脚要钱。众人说：“好俊武艺！”大家称赞，往里扔钱。头一天挣铜制钱十吊有余。二人回店甚是喜悦，还了所欠的饭账，用饭安歇。次日天明，薛应龙说：“哥哥，咱们天天卖艺倒也不错，以济燃眉之急。”正是：

君子身可大可小，丈夫志能屈能伸。

二人出店，又去卖艺，一连半月有余。

这一日，正练之间，天约正午，从外面钻进一人。身高六尺有余，面黄，细眉圆眼，嘴唇发薄，两耳发削。身穿蓝绸中衣，白鸡皮绉短汗衫，足登青缎快靴一双。抱拳拱手，口中说道：“朋友，你练得不错！”李庆龙把眼一瞪，过去一腿将来人踢倒，骂道：“混账东西，来在爷爷跟前讨打！”只听后面有人喊嚷说：“好两个卖艺的胆大，敢踢弟子老师？我今天务必将你等赶开！”有众人解劝。只见一位黑花脸老人，拉着被踢的少年说：“你两个姓什么，在哪里住？”李庆龙道：“我住在西河沿天成店，别号人称病二郎李庆龙的便是。他是吾的义弟，小丙灵薛应龙。”通罢名姓，那老人并不回答，竟自去了。

旁边有看热闹之人说：“你两个快走吧，惹下祸了。方才那老人名叫鬼脸太岁佟起亮，被踢的少年是他儿子佟德英，在前门外开鏢店为生。现今又在菜市口盖房，又要开鏢局子，手下英雄最多，无人敢惹。这一回去必定带人前来找你，决不善罢甘休。”二人闻听，说：“你不必多管闲事，我二人在此等候于他。”那人默默不语。正是：

无益言语休开口，不干己事少出头。

二人等至日色已落，并不见有人来找。二人无奈回店，忿忿不平，在店中晚饭饮酒，心中烦闷。天将二鼓，撤去残桌安歇。次日天明，方才起来净面，只见小二进来报道：“有外面人来请你们二位。”庆龙想到异乡之地，并无亲故，何人来请？叫他进来，问明便知。小二带此人来至屋内，只见手拿大红请帖一张，双手送将过来，笑吟吟说：“我们主人打发奴才来请二位教师爷来了。”庆龙见帖上书写：“特请老师傅赐教。”下书：“佟起亮顿首拜。”原来昨日佟起亮回家想：“这两个卖艺的必是英雄，何不将他请在我家，传教吾儿。”想罢，自己写帖一个，次日遣人至店中聘请。二人看罢来帖，不知是何缘故，一想：“跟他前去，一见便知端底。”遂同来人至米市胡同路西大门，到门房等候。这人进去通禀。只见那黑花面老人出来迎接，请二人至上房，摆酒款待。说明本意。每年薪金各三百两。遂带他儿子佟德英拜见两位师傅，就是昨天被踢之人。带至西后院外，有打手一百名，也随学练拳脚、棍棒。二人遂在此处安住，着人到店内搬取行李，算还店账。二人即在佟宅教练拳棒、各样武艺，三月有余。见东人处，夜聚无数老少人等，听说俱是异样之事。暗问徒弟德英，方知是天地会八卦教之贼。二人不胜惊异，就有退缩之心，岂奈无由可退。这日正教徒弟，忽有人来说：“今天兴顺鏢店开张，少东人与人打架，请教师爷带打手人等前往。”

二人来至店的后门，进里面从北院出来，只见打手带伤，当中围着二男一女，内有义兄胡忠孝、义妹赛花，那少年之人并不认识。二人说：“你们这店内真好大胆，敢打我的朋友？我二人不与你善罢甘休！”李庆龙说罢，把三尖两刃刀抡起来，帮着胡忠孝打店内的打手。薛应龙也来动手，二人各通名姓。众打手齐声喊嚷说：“二位教师爷反向着外人。”少东人在

上房连连跺脚说：“吃着我，喝着我，还打我的人？叫人快去请老东人与五路达官来！”正喊闹之间，只见众英雄各携枪刀兵刃，从南院出来，一齐动手。

马梦太正打之间，心中想道：“我今天本来有事，在广庆茶园约请朋友，等候四霸天。今天在此我并不认识这个姓胡的，何必多管闲事！我看这事越闹越大，我不如趁此走了吧。”说罢，自己拔下平果青，跳出圈外，竟自出大门去了。

康熙圣上在板凳上站着，口中说着：“可惜！此人虎头蛇尾，终无大用！”圣上这一说，就把此人封坏了，直等后来二打剪子峪，方才转运。后话不提。

圣上见忠孝等四人被众人围住；甚是可怜，心中想：“我的保驾之人又未带来一个。”口中说道：“胡忠孝、李庆龙、薛应龙，你等自管打，打死自有我，朕与你作主！”圣主虽然说话，人多口杂，声音一片，胡、李等并未听见。五路达官个个英雄，有南路镖头贫花浪子小蝴蝶侯瑞、飞行太保侯芳、神刀无敌李猛。众人将四个人困在当中，忠孝带伤，薛应龙吁吁带喘，李庆龙堪堪不行。

正在危急之间，忽听外面说：“哥哥，就是这里吗？”从外面来了二人：一个身高贯字身体，穿蓝绉绸长衫，白袜云履，面如紫玉，浓眉阔目，鼻直口方；后面一人身高七尺有余，身穿青绉绸长衫，足登青缎薄底兜根窄腰快靴，面如晚霞，眉分八彩，目如朗星，左手架鹞子一个。二人分开众人，进大门而来。圣主回头一看，原来是我的跟班的来了，口中传旨，吩咐二人：“进顺兴镖店，帮着忠孝等拿贼！”

不知二人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马成龙穷困投母舅 柳金铎大义赠多金

词曰：

可叹中年运拙，世人把我颠夺。布衣焉能把体遮，时常见受饥饿。旧亲渐渐疏退，自己辗转思跼。一家骨肉两看着，世态炎凉不错。任他桃柳争春，俺这里独守松柏。蛟龙被困冻冰河，单等春雷一过。

话说前头穿蓝绸长衫的，姓王，河间府献县人，乾清门花翎二等侍卫，名河龙。穿青绸衫的，姓龙名恩，正红旗满洲头甲喇人，当大宫门口侍卫。今天早起，从他家西四牌楼驴肉胡同起身，上平则门宫门口找王河龙。王河龙有豆腐坊一个，是他叔父、婶母开的，在宫门口多年，铺中伙计十数个人，他叔父、婶母已然回家，王河龙就在此豆腐铺居住。铺中之事，另有掌柜赵成管理。龙恩来至豆腐坊门首，见众伙友俱将铺盖搬出要走，龙老爷说：“你等如此为何？”遂拉赵成至柜房，见王河龙怒气冲冲，不知所因何故。龙老爷是常往这里来，与王河龙是至好的朋友，今天不能不管，问：“赵成，所因何故？”王河龙说：“大哥，不必管，让他等去吧！”

只见赵成说：“龙老爷，我们东家后院子有单耳子技勇石一块，重有三百八十斤，他天

天练拿这一块石头。因没有拿起来，夜晚他在柜房床上安歇，我在床下搭铺，睡至三更以后，见我东家由床上跳将下来，一手将我脖颈掐住，一手将我大腿摄住，将我举将起来，双手一扔，摔在就地，他上床竟自睡了。幸亏没有拿我要大刀，若要拿我要大刀，我就摔坏了。早起我问他，他羞恼变成怒，他说：“你等不必找邪岔，全给我去！”就是为这个事。”龙老爷说：“兄弟，你别闹了。”赶紧将此事说合完毕，大家合好，赵成依旧照料豆腐坊的事务。龙恩说：“贤弟，明天一早，咱们哥儿两个在平则门外路南羊肉馆那里见。”说罢，龙老爷回家。

王河龙一天无事，只等到第二天早晨起来，换好衣服，出离豆腐坊，至城外羊肉馆，见龙老爷早在那里等候。二人落座，吃茶要饭，吃完算还饭账，出离饭馆。龙老爷说：“贤弟，咱们逛逛青儿，顺城根往南，奔西便门。”

四月天气，甚是炎热。即至西便门，一直往东走。王河龙本吃的又多，天热一走就渴了，想要喝茶。龙老爷说：“兄弟，使不得！你吃好些个硬头东西，一喝水，痠痠一崩就坏了。”王爷渴极了，见那边有一人挑着一挑水，他从后面也不言语，端起后边水桶，前头的就洒了。那人把眼一瞪，说：“喝就喝，你可把我的桶给摔坏了！”王河龙并不答言，端起就喝，喝完，将水桶扔在就地。龙爷说：“你吃一肚子荤东西，你又喝凉水，又把人家的桶也给摔了。”龙老爷拿小票儿两千，给这挑水之人，叫他收拾桶去。

二人来至顺治门，王河龙腹中直响，想要出恭。龙爷故意说道：“咱们做官的茅房，在菜市口挂红的地方。”王河龙是外乡人，初当侍卫，在京日子不多，听龙恩所说，信以为真，顺大街往南就走，来至镖店门首，见上挂花红，认作是茅房，往里就走，见众人围着，不知是何缘故。自己说道：“此处人真不开眼，拉屎的瞧个什么劲！”自己腹中大便甚急，分开众人往里就走，见天棚底下无数人围着一个男子、一个女子，在那里打架。康熙爷在板凳上站着。二人一见，跪倒叩头。圣主吩咐二人，帮助胡忠孝等拿贼，说：“不准放贼人逃走，将开店之人拿获！”二侍卫夺贼人木棍，与贼人打在一处。

佟起亮在那里指挥保镖、达官动手，见有一老头儿在那里站在板凳上，手拿丝鞭，口中嚷打，自己想：“见此人五官端正，大概并非俗等之人。常听人传言，康熙爷常常私访，不知这老头是谁？”自己到屋内墙上摘下线枪，转身来至南边，面向西，手拿火绳，照定圣上点火就放。只听“当”的一声，直扑圣上而来。正是：

真天子百灵相助，大将军八面威风。

圣上一回头，砂子从旁边过去，正在那秃瓦匠迎面头上，打了一个穿堂儿，反身栽倒就地，立时身死。只见那小工把眼睛一瞪，说：“好一个扁进的，打死我白大哥了！”手拿九斤十二两大瓦刀，直扑群贼。

此人乃山东登州府文登县马家庄人，姓马，名成龙，字德海。自幼读书，文章全篇，下场一次并未取中，改学弓箭。父母双亡，轻财仗义，颇有孟尝君好友之名。家业一败如洗，只剩孤身一人，亲朋俱皆贱之。此人素有大志，无奈时运未通，当初有钱之时，呼兄唤弟，朋友不少，及至一穷，俱皆远离。君子之友，见面常常周济，无奈不能济事，只顾燃眉之急。小人见面远避，背谈：“成龙当初有钱自大，如今该当现眼！”正是：

立志不交无义友，存心当报有恩人。

这一年，时逢冬月，天气寒冷，大雪纷纷。成龙身穿单裤褂一身，在村背后人家场院房内居住。由早晨水米未进，身上无衣，不由长叹一声，想起有钱之时，何等快乐？朋友成群，高楼赏雪，暖阁吟诗。到如今，朋友又在哪里？正是：